

# 马克思的 第一个伟大发现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苏〕Г·А·巴加图利亚著

陆 忍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的 第一个伟大发现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苏〕Г·А·巴加图利亚著

陆忍译 志成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 — ИСТОРИ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8.

摘译自苏联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

《马克思是历史学家》一书

*E. G. G. v. P.*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苏〕Г. А. 巴加图利亚著

陆忍译 志成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3.125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70,000 册数：11,100

统一书号：~~1011-99~~ 定价：0.26元

2011-99

如果想很简要地确定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功绩，那就可以这样说：他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样简单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raison d'être）。在马克思的观点体系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是整个体系的内在目的，并且是它的完成。从这个高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

对马克思的理论功绩也可以用稍有不同的说法来概括：他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正如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为此必须完成两大发现，即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sup>1</sup>。

恩格斯这个带有原则性的重要指示，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及其历史分期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6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5、225—227、372页，第20卷第222、292、673页。

规律的科学，就象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科学一样。我们暂且不谈唯物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这里仅仅指的是第二个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前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直接的一般哲学基础，而后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经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所做的第一个哲学的或社会学的论证。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完成的革命变革，其内在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从理论上去认识历史规律，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科学论证。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相当长久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二十多年的时间，并且可以有根据地说，它是由《资本论》<sup>2</sup> 第一卷问世而完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

---

2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马克思在《关于〈哲学的贫困〉》中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定，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但它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同总过程的分期不完全相符。更确切地说，这种符合不是直接地，而只是在根本点上实现的。

为了能够彻底考察某种现象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必须预先具有关于这种现象的即使是最一般的概念。就是说，首先必须确定，我们的“跟踪系统”应当朝着哪个方向，我们应当彻底考察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以及一般说来，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了懂得对象的历史，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对象的理论。而相反，懂得对象的历史将导致更深刻地掌握对象的理论。这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过程，必须清楚地确定，什么是已经发展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sup>3</sup>

总之，我们要想彻底考察这种观点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须首先明瞭这种观点的实质。为了把握这种观点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必须考察这种观点的长久历史的哪一个时刻呢？按照辩证法的著名原理，这就是当这种观点表现为纯粹典范的形式时。<sup>4</sup>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这一时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就是1859年1月<sup>5</sup>马克思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这一事实实际上如此明显，是无需加以证明的。可以说，它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533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474页，俄文版第39卷第418页。

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及其中所发挥的观点，是我们用以考察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生和发展全部过程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将以这个序言的内容为依据，不断地（明显地或实质上地）估量这些或那些思想和主张成熟的程度，估量1859年经典性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程度。

马克思在这里经典地表述的观点，首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这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这一观念做进一步更加具体的分析，看起来不是那样明显，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来说，则是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细看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好象是两相呼应的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同时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这同时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总而言之，为了说得简明些，把事情的实质加以简化和公式化，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指**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分期**。<sup>6</sup> 马克思就在上述序言中确定了如下的从属关

---

6 这种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并且只是为了便于进一步地研究和叙述才这样做的。当然，社会的理论并不只是对社会组织结构的说明，而且它本身包括对社会各种因素之间怎样相互作用的分析，对社会是怎样运动的分析。说得形象些，社会的理论不仅是社会的解剖学，而且是社会的生理学。当然，历史的理论也同样如此，不能归结为对历史过程分期的说明，而首先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怎样实现从一个历史时期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但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的概念，同关于社会运动和发展规律的概念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从相近的一定程度上看，可以把前者当作后者的外部标志。因此，我们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观点的发展时，实际上也就是从这方面按照一定的观点来考察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他表述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1859年，马克思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并阐明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的发展阶段，这是他表述的同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两个方面，应当说，它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这个统一过程的横断面和垂直面，是彼此有机地互相联系的。也许可以毫无疑问地补充一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对现实社会结构、它的内部从属关系和依赖地位的认识，始终是决定的方面，而真正科学的历史分期，归根到底是观点的派生方面。这样一些预想并不是先验的，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就可以证明。

认识马克思观点的这两个方面，是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的条件之一。而且，正如具体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分期，有着相互联系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包含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中，是对这种观点形成历史的唯一准确的阐述。马克思本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这个解释，是研究这个过程的指导线索。而以后对这一研究所作的尝试，不过是对马克思本人的综述的一些注释罢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是为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应当据以出发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

在开始具体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以前，还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一般地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做的追溯性的证明和评述为依据。应当注意在评述和确定日期时可能出现的“追溯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确实是有（它们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某些著作中对阐述的思想成熟程度的某种夸大，这种夸大是由于评述的追溯性质和力求更突出地阐明在被评述著作中所提出的新东西而造成的。这是完全自然的、正常的和合乎规律的。

因此，每一个追溯性的证据，只有在同它有关的事实本身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合理地运用。要知道，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本人在谈到社会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时强调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sup>7</sup>。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判断这个理论变革的历史，同样不能只以其创始人自己有关这个变革的谈论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应当采取客观性（不是客观主义！）的原则，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客观性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当考察某种理论事实的发展时，必须区别：这一思想实际产生的时间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对实际的、而不是已经明显反映了的、也许还未充分意识到的新思想的阐明和它的直接表述；新思想最初被具体化、被形成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为文字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某种理论原理的首次阐明和经典表述；仅仅具有概念或观念和已经具有完全相符的术语；对被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程度或是对发现本身意义的认识程度；术语的稳定性程度和一系列其他的因素。此外，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中，要区别正确的、并为马克思以前的科学已经提出的因素和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因素。没有这一切区别，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面说过的内容。

经典地表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作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1848年）而出现在报刊上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实际上首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1845年）。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早于1845年就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和“头脑”里存在了。<sup>8</sup>

另一个例子。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学说的经典表述也包括在那本《哥达纲领批判》中。但如果认为这个观点仅仅在这里，在1875年才产生，则是错误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中已经有了若干年后作出的结论的全部前提。并且，研究表明，马克思还在1850年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 and 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派别的斗争中，就以向纯粹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思想补充和完成了不断革命的理论。<sup>9</sup>

---

<sup>8</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0页。

<sup>9</sup> 参见《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先驱》（文件汇编）1964年俄文版第401—402、316—317页。

现在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中举两个例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这一观点得到了第一次全面探讨，但“生产关系”这一术语几乎还未碰到，但这一概念本身实质上已经有了。这里也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但正是在这里也开始出现了关于它的学说和从这个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科学的历史分期。

总之，在估计到每一理论因素中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时，为了正确地理解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辩证性，仍然需要不断地估计到每一历史时刻某种理论因素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可能的区别和不相适合。

第三，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很多历史的和理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必要前提是：欧洲各先进国家到19世纪中叶所达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水平，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程度；制定理论所据以出发的一定的阶级的和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共产党的）立场；运用辩证法作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去研究最复杂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sup>10</sup>；制定政治经济学作为物质生产即人类社会的基础的科学；通晓历史科学的最高成就并深入地研究历史过程本身；创立社会发展的一般科学理论的客观历史必

---

10 “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5页）恩格斯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黑体是我用的。——作者）

然性和这个理论未来创始人的个人英明天资。

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其全部复杂性和多种结构性方面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解决这个任务只有一系列的著作，只有很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里追求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目的：试图探索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并划分它的历史的基本阶段。从表面上看这可能象纯粹的思想史（即所谓“思想的继续发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可以容许的、甚至有必要从整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中所作出的抽象：一方面是对一系列预定情况的抽象，另一方面也是对思想史本身的细节的抽象。但是，为了不致于陷入错误的幻想，似乎被研究的观点的全部历史只归结为对这条发展路线的探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整个复杂的实际过程，“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sup>11</sup>。

在经过了这些事先的考虑以后，我们就来考察被研究的过程本身。

## 2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如果撇开马克思的先辈不算，就是指1843年以前马克思的自觉生活的时期。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这段时期是从中学毕业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即从1835年到1843年春，共八年之久。这期间的重要著作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给

---

<sup>1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2页。

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日）、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准备材料（1839—1841年）、《莱茵报》时期的论文（1842—1843年），其中特别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

1843年春报纸被查封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中开始了一个质的新阶段，即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段。

1843年春以前的时期可以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对于这一时期我们不作专门论述，只指出某些有关的方面。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1835年），在理论上就非常敏感，并具有独特的理论上的现实主义。中学毕业时，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论文中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还早在我们能够对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经开始确定了。”<sup>12</sup>这个看法，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主义者的影响。

两年以后（1837年），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经过了对康德和费希特观点的短暂的崇拜，便致力于当时最进步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是客观的辩证的唯心主义。这种世界观的客观性，以后表现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这样一个原理中：“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sup>13</sup>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和辩证法，有助于马克思克服它的唯心主义。

---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47页（黑体是我用的。——作者）。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在大学最后的年代里（1839—1841年），马克思从事《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写作。这篇论文，整个说来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但只要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就能够看到作者观点中的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如题目的选择，强调无神论，等等。事情并不在于（以肤浅的观点初看起来似乎是这样）马克思选择了古代希腊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马克思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能动性质。马克思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能动方面（它同所有存在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是对立的）出发的。<sup>14</sup>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能动方面，正如他的哲学中的其他两个进步方面——辩证性和客观性——一样，同他的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基础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从而为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开辟了可能性。马克思还在大学生活的时期，就在以批判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

从1841年起，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首先，早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著作

---

14 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出版前，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反唯心主义的（说得确切一点是反对思辨的）、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其次，对费尔巴哈早期唯物主义言论的认识，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致唯物主义。有关从1841—1843年时期的马克思传记中的一些事实表明，他转向唯物主义的的决定性原因，并不是各种理论的影响，而是在主编《莱茵报》期间，他同物质现实性的第一个严重的冲突。但这是否意味着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的转变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费尔巴哈的著作，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有助于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加速了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化过程。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当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正是在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在这方面也不曾成为唯物主义者）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sup>15</sup>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是在纯哲学领域中，而且正是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实现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还有一个未来的理论变革的前提（这在1843年以前的时期已经形成），这就是马克思的高度科学原则性。在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初）中，后来在《莱茵报》的一篇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中，最后在1843年9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

---

15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以下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新版时（指1966年莫斯科版），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把这一章简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的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都热情地维护科学家对真理进行批判性的科学探讨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最终把它同以革命手段改造世界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真理象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末，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又该由谁来决定呢？根据该社论的意见，科学的界限应由它来决定。由此可见，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智慧的化身。社论相信书报检查的科学灵感。”“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

“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

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sup>16</sup>

多年以后，马克思还重复了这一论断：“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sup>17</sup>。

新的唯物主义，即后来它的创立者们所研究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马克思对革命科学的要求做了经典性的概括：“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sup>18</sup>

在为1843年春开始的巨大理论飞跃创造必要前提的时期，马克思的一些特点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在这个转折时期以前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112、116、41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页，第26卷第2册第124—128页。